

第三章 匈漢和戰關係史概述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中原農業民族以外最大，與中原漢族交往最頻繁，關係最密切，解觸時間又最長久的民族是匈奴。

匈奴興起於西元前三世紀（相當於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時期），衰落於西元一世紀（相當於東漢初），在大漠南北活躍了約三百年；其後在西元三至五世紀（相當於中國歷史上的三國、魏晉、五胡十六國時期）又在中原地區繼續活躍了約二百年。其間，東漢之伐北匈奴，引發北匈奴西遷，復由於北匈奴之西遷，導致了歐洲蠻族的大遷徙。因此，匈奴對於中國、亞洲、歐洲歷史，乃至於世界歷史，皆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早在上古傳說的時期，蒙古高原上游牧社會逐漸形成，國家體質亦隨之醞釀；匈奴興起之前，大漠南北曾先後出現過名為山戎、葷粥、鬼方、獯豸和戎、狄的各族。匈奴便由前述各族，經過長期的分、合、聚、散，及多次的爭戰與融合，於西元前四世紀逐漸嶄露頭角，至前三世紀終於形成為一個部族，登上了歷史舞台，進而造就了亞洲最初的強力游牧政權、世界史上第一個游牧大帝國。

匈奴之統一北亞細亞及其所建設之游牧強權，對漢族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威脅與衝擊。可以說，匈奴的興盛、發展、消亡的歷史就是一部其與中原漢族的關係史、交流史；透過對兩漢時期匈奴與漢族的和戰關係研究，不僅有助於明瞭雙方的互動與交流，更可認識其互動交流過程中所呈現的歷史意義、文化變遷。本章擬就「漢初與匈奴的關係」、「漢武帝與匈奴之戰」、「匈奴內部分裂鬥爭及臣服於漢」、「匈奴與王莽及東漢之和戰」四節來探討兩漢時期匈奴與漢族的和戰關係史。

第一節 漢初與匈奴的關係

匈奴自冒頓立為單于統一內部後，東破東胡、西逐月氏，聲勢大盛，達於空前，當秦末季楚漢相爭時，匈奴已收復原為秦將蒙恬所奪之河南故地，隔朝那、膚施與漢為界（漢時朝那故城在今甘肅平涼縣西北，膚施故城在今陝西綏德縣東南約五十里處）；反觀中原地區，民眾因楚漢相爭而疲於兵革，遂予冒頓壯大之機，「控弦之士三十餘萬」¹；匈奴之勢達前所未見之極盛。

¹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90。

及至漢高祖六年（西元前二〇一年）秋，匈奴發兵圍韓王信於馬邑（今山西朔縣），韓王信恐不敵，遂數度遣使通匈奴以謀和，同時亦求救於漢，漢一方面發兵解其圍，一方面譴責其數使匈奴謀和之舉，韓王信益懼，恐見誅於漢高，乃欲以馬邑降匈奴，漢高祖遂於七年（西元前二〇〇年），親自將兵三十萬，往擊之，破韓王信軍於銅鞮（今山西沁縣西南），此時冒頓亦以輕騎馳助韓王信，兩軍甫戰，韓王信及匈奴輕騎皆敗，其將王喜且為漢高祖所殺，於是韓王信逃奔匈奴，而冒頓單于乃引兵過句注（山名，地當今雁門西三十里），攻太原，至晉陽邊（故城即今山西太原縣治）；當韓王信敗亡時，有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擁立故趙國苗裔趙利為趙王，收聚韓王信之散兵，並與匈奴合謀攻漢。時漢高祖居晉陽率軍追擊，時值隆冬，雨雪紛飛，漢士卒不能耐寒而凍傷指頭者，十之二三，²冒頓佯敗走，故示老弱羸瘠以誘漢軍；伺劉邦抵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後續部隊猶未盡達之際，冒頓率精兵四十萬騎圍漢軍於白登（山西大同東，一名陽高臺）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漢高祖用陳平秘計，遣使厚賈閼氏使說冒頓，³冒頓又見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不至，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一角，漢高祖因而得出。⁴平城之役是漢與匈奴間發生的最早、最大的一次戰役；雖然雙方並無嚴重的爭戰，卻以漢敗，高祖被圍而結束。

自平城之役後，匈奴之勢力，更如日中天，漢對匈奴亦無可如何，未幾，時代王為漢高祖劉邦之兄劉仲（名喜），懼匈奴之來攻，遂棄趙封國自歸，漢高祖不治罪，改封為郃陽侯，另立其戚夫人所生子如意為代王。匈奴益發氣盛，又數度擾漢邊境，漢高祖頗以為苦，曾問計於劉敬，據《史記 劉敬叔孫通列傳》載：

「高帝罷平城歸，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辨士風諭以體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

²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94。

³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90：「高帝乃使使間厚賈閼氏，閼氏乃為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

⁴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94。

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字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⁵

此項記載，即為「和親」之起始，不過關於劉敬所稱以適（同嫡）長公主妻單于一事，以往《資治通鑑》作者司馬光即曾明白指出：

「建信侯（按劉敬封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敘，唯仁義之人能知之；柰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父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疏矣；況魯元公主已為趙后，又可奪乎！」⁶

當漢高祖初得天下時，雖曾大肆分封異姓功臣為諸侯，但不旋踵即加猜忌，而漸次予以戮殺，於是封在北邊之異姓諸侯人人自危，紛紛遣使與匈奴通好，甚至有逃入匈奴者，前所敘韓王信，在被迫之後即「亡入匈奴」，再如《漢書 韓彭英盧吳傳》可知，

「（陳）豨者，宛句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以郎中封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漢十年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豨。豨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上自擊豨，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盧）縮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

⁵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719。

⁶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2，漢紀四 高帝九年，頁 78。

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連和？是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勝以為然，乃私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綰寤，使(勝)得為匈奴間使樊噲擊綰，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高祖崩，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⁷

陳豨、盧綰皆漢之開國功臣，當見忌於漢高祖後，皆相率與匈奴聯合，足徵其時匈奴與漢當無明顯區別，而漢人對匈奴亦無歧視心態。

未幾漢高祖崩，惠帝嗣立，但以年幼，高后呂氏用事，匈奴冒頓單于正躊躇自得，乃修書至高后曰：

「孤僂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僂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同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⁸

此書比到漢廷，滿朝譁然，高后尤怒，對此幾近侮謾之信，思有以擊之，乃召丞相陳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意欲斬匈奴使者，發兵擊匈奴；季布稱「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以諫之，高后亦以季布之言為是，乃強行容忍冒頓單于之侮謾，以國家安危為重，並派大謁者張澤書報匈奴冒頓單于曰：

「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汗。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⁹

冒頓單于得高后書，覺其言詞謙卑而恭敬，亦深以前此之魯莽為非，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亦送高后以馬，漢亦以宗室女為公

⁷ 班固《漢書 韓彭英盧吳傳》卷 34，頁 1891-1893。

⁸ 班固《漢書 匈奴列傳》卷 94 上，頁 3754-3755。

⁹ 班固《漢書 匈奴列傳》卷 94 上，頁 3755。

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斯即流傳史乘之「和親」，時為漢惠帝三年（西元前一九二年），冒頓單于在位之第十八年。

漢文帝前六年（西元前一七四年），冒頓死，其子稽粥立為單于，號曰老上單于，漢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關於「宗室女公主」乃史記用語，《漢書》及《資治通鑑》皆作「宗人女翁主」，「翁主」，據顏師古註稱：「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此處採《史記》之說；既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單于為閼氏，乃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中行說不欲行，漢廷強使之行，中行說乃說：「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匈奴，即降於匈奴，老上單于甚器重寵信之。

中行說既忿漢之強其為使，遂思有以報復，皆至匈奴，見匈奴人眾喜好漢所贈之繒、絮、食物，於是向老上單于進言曰：

「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初不過十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種酪之便美也。」¹⁰

意欲阻止匈奴人眾在生活習尚上趨於漢化，然則中行說又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¹¹，中行說所教於單于左右者不外漢法、漢字，仍屬「漢化」之範疇，此或限於中行說之聰明才智，而無創新之能力。

中行說又教老上以自大大尊，如漢遣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中行說必教單于遺書漢以尺二寸牘，及附印皆令較漢所用者為廣大長，並稱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不但使匈奴與漢於對等之地位，且使有已過之，依據文獻推論，匈奴老上稽粥單于似均一一加以採用。

在老上單于即位初期，匈、漢之間必有甚多使節往返，漢使在單于庭與中行說公開辯論，辯論之主題不外社會與生活習俗，各以己方為優（中行說直以匈奴自居），關於此事史記、前漢書、資治通鑑均曾詳載，今摘其要者如次：

「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

¹⁰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99。

¹¹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99。

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鬥，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敢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按指漢人），顧無多辭，令磔磔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後秋孰，以騎馳蹂乃稼穡耳。」¹²

漢使在禮俗之辯論上，顯然未能佔得上風，願禮俗之得當與否，絕無客觀一致之標準，端視乎在不同禮會中之適應性，以此列彼，必失之公允。自是而後，中行說甚至日夜教老上單于以漢之軍政秘密，並以匈奴兵候於漢邊防要塞之處，以備其「南下牧馬」。

及至老上單于即位之第六年（西元前一六九年），漢文帝前十一年，匈奴果然南下犯狄道，漢亦無可如何，唯有任其飽掠而去，時 錯以匈奴數為邊患，乃上書言兵事，分析匈奴與漢之異同，並首倡牧民徙塞下之邊防政策， 錯稱：

「 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山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

¹²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99 2901。

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史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¹³

漢文帝以其言為是，遂牧民徙塞下，一時之間，匈漢無事。

老上單于即位之第九年，漢文帝前十四年（西元前一六六年），老上單于親率十四萬騎南犯朝那（今甘肅平涼縣西北）肅關（今甘肅固原縣東南），殺北地（統甘肅就寧夏、慶陽二府之地，約為今甘肅寧縣西北。）都尉卯，俘虜頗多人民牲畜，遂進之彭陽（故城在今甘肅固原縣東八十里），並使騎並焚燒設於回中（在今甘肅固原縣境）之宮殿，斥侯之騎兵且至雍（今陝西鳳翔現難）甘泉（今陝西甘泉），去長安僅三百餘里，可謂已深入漢之堂奧，漢廷大為震動，於是漢文帝亦調兵遣將以備匈奴，並欲親征，老上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軍末尾隨追擊，匈奴隨以漢怯而益驕，此後數年不時侵擾漢邊境，殺掠人民畜產甚多。當時西起雲中（今綏遠托克托），東至遼東，均為匈奴騎兵出沒掠奪之所，漢因無把握戰勝，惟有委曲求和，重提和親事。

至老上單于即位之第十三年（西元前一六二年）漢文帝後二年，漢文帝遣使致書匈奴，意欲以長城與匈奴劃分勢力範圍¹⁴；漢又與匈奴和親，一時緊張局勢又趨緩和，漢朝為確保此得來不易之和平，乃頒發詔書，約束邊地官吏民眾，使毋出塞，該詔書曰：

「匈奴大單于遣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和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¹⁵

至漢文帝後三年（西元前一六一年），亦即老上單于即位之第十四年，老上

¹³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5，漢紀七 文帝前七年，頁 99。

¹⁴ 詳見《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上，頁 3762-3763。

¹⁵ 班固《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上，頁 3764。

單于薨，由其子軍臣單于繼位，老上單于在位十四年，其與漢朝大致能維持冒頓時代之優勢，匈奴之雖小有衝突，但終未釀成大規模之戰爭，在大環境而言，匈奴之堅毅仍能維持和平局面。軍臣單于即位後，仍重用中行說，而漢亦仍對匈奴行和親政策，在軍臣單于即位初期，匈漢之間尚無較大衝突。

軍臣單于即位二年於之後，亦即軍臣單于之第三年（西元前一五八年）漢文帝後六年，匈奴絕和親大舉南下，以三萬騎入雲中（今綏遠托克托一帶地方）三萬騎入上郡（今綏遠鄂爾多斯左翼之地），所殺掠甚眾，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漢廷為之震動，漢廷六路出師以備胡，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亦罷兵。依據文獻所載，漢軍此次軍事佈署，仍側重於防禦性，防範匈奴之進一步行動，並未主動出擊，任由匈奴在佔領區活動，歷時一月有餘，匈奴出塞，兩軍並未真正接觸。

西元前一五七年，亦即軍臣單于即位之第四年，漢文帝薨，景帝繼位，復與匈奴和親。至漢景帝中三年，即軍臣單于之第十五年（西元前一四七年），曾有漢人降匈奴而被匈奴封王之徐盧、賜、陸疆、僕點、范代、邯鄂等六人降漢，漢景帝分別封之容城侯、桓侯、遵侯、易侯、范陽侯及翁侯，此時匈奴、漢之間互納降人風氣頗盛。

漢景帝後二年（西元前一四二年；軍臣單于之二十年），匈奴入雁門，漢太守馮敬率軍與之戰，敗死，漢乃發車騎、材官屯雁門，以防匈奴。漢武帝初年，尚維持高祖、文景舊觀，與匈奴和親。

綜觀自漢高祖時平城一役後，迄文景之世，以休養生息為務，故採行和親政策，亦即漢以宗室女為公主嫁予單于為閼氏，歲奉匈奴繒絮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¹⁶；並與匈奴互通關市，匈奴雖小有犯邊，而終無大戰鬥，可謂和多於戰也。

匈奴自冒頓單于經老上單于至軍臣單于，為匈奴之全盛時期，南面之漢、東自東胡等、西南面自烏孫等，均征得大批贈物與賦稅，並經常收容漢之降臣，以為其提供漢朝情報，同時亦以此類降臣為匈奴政治、軍事、文化之顧問，如韓王信、盧縮、中行說等是；關於此點，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漢初重休養生息，再則，平城之困打擊了漢軍民之信心，瞭解到自身無力抵抗匈奴，甚至臣民普遍產生恐懼感，近人胡秋原氏名之為「恐匈病」¹⁷；此外，當時匈漢雙方並無強烈的民族意識，彼此並無歧視、仇視心理，故邊區臣民降匈奴者，大有人在。但隨著漢之不加抵抗、採行和親，長此以往，漢終將因物資之不斷北送而感匱乏，臣民之恐

¹⁶ 詳見《史記 劉敬叔孫通列傳》卷 99，頁 2719；《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895。

¹⁷ 見胡秋原《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頁 370。

懼感亦必有增無減，因此漢武帝時終於棄守為攻，匈漢間展開了大戰。

第二節 漢武帝與匈奴之戰

西元前一四一年，漢景帝死，子武帝劉徹嗣立。

自漢建國迄武帝即立，漢興已七十年文景以來的休養生息政策亦實施了近四十年，社會生產以得到恢復和發展，國力日益充沛，由於其內蘊因素之積聚已達飽和狀態，使漢具備了對抗匈奴大規模侵擾的力量，加上武帝本人的雄才大略，早思一雪高祖所遺平城知恥，而使漢匈關係由和轉戰。關於武帝即位後漢國立的景況，《漢書 食貨志》載有：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鋸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　　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¹⁸

顯見當時社會之安定、富庶，國力之豐沛、壯盛，成就了漢武帝變更對匈奴政策的基本條件。

然而漢武帝即立初年，仍沿用和親政策；漢武帝建元六年（西元前一三五年），匈奴來請和親，武帝下其議，在大臣中便出現了兩種意見：一種意見以大行（官職名）王恢為代表，認為「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¹⁹另一種意見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為代表，認為「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彊，　　擊之不便，不如和親　　」²⁰；群臣多附韓安國之議，漢武帝遂採和親。

匈漢間的和平局面，於漢武帝元光二年（西元前一三三年）因馬邑一役而打破：漢武帝採王恢之策，遣馬邑人聶豐，佯賣馬邑城（今山西朔縣東北）以誘匈奴，單于貪馬邑財物，領兵十萬入武州塞（今山西左雲縣南）；漢伏兵三十餘萬餘馬邑豪以待，惜雁門尉史洩其誘，致匈奴驚覺，引兵而還，漢無所得。從此漢

¹⁸ 班固《漢書 食貨志》卷 24 上，頁 1135-1136。

¹⁹ 司馬遷《史記 韓長孺列傳》卷 108，頁 2861。

²⁰ 司馬遷《史記 韓長孺列傳》卷 108，頁 2861。

匈雙方失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益於漢邊，不可勝數」²¹；馬邑之役漢匈間雖未發生征戰，卻暴露了漢企圖伏擊匈奴之計誘，激怒了匈奴，匈奴遂絕和親，並時盜於漢邊，以為報復。漢武帝亦知馬邑之誘既敗，匈奴必不善罷甘休，亦積極備戰。

馬邑之役既終止了漢匈先前行之有年的和親關係，又開啟了往後雙方大規模爭戰之局。

漢武帝與匈奴之戰，若從元光元年（西元前一三四年）算起，迄征和三年（西元前九十年）貳施將軍李廣利降匈奴止，其間共四十五年。若依據漢匈交戰之勝負得失區分，漢武帝與匈奴的和戰關係，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元光元年（西元前一三四年；匈奴軍臣單于第二十九年）至元狩四年（西元前一一九年；匈奴伊稚斜單于第八年），約十六年。

第二個階段是元狩五年（西元前一一八年；伊稚斜單于第九年）至太初元年（西元前一四年；匈奴兒單于第一年），約十五年。

第三個階段，從太初二年（西元前一三年；兒單于第二年）至征和三年（西元前九年；匈奴狐鹿姑單于第六年），約十四年。

在元光元年至元狩四年（西元前一三四—前一一九年；匈奴軍臣單于第二十九年—伊稚斜單于第八年）間，匈漢之戰爭特色為漢居主動，多次派重兵擊匈奴。

此階段之重要戰役，除前述元光二年（西元前一三三年）之馬邑誘敵外，尚有六次重要戰役：

（一）元光六年（西元前一二九年；亦即匈奴軍臣單于第三十三年）秋，漢遣四將軍各萬騎擊匈奴：將軍衛青出上谷（今察哈爾懷來縣南）至龍城（史記作「龍城」；今察哈爾省左翼旗界），得胡首虜七百年；公孫賀出雲中（今綏遠托克托縣），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今察哈爾蔚縣東北），為胡所敗；李廣出雁門（今山西代縣西北），亦敗。敖、廣均被俘，後逃歸，贖為庶人；青有功，賜爵關內侯。此役勝面仍屬匈奴，但漢已由被動防守轉為主動出擊。

（二）元朔二年（西元前一二七年），亦即匈奴軍臣單于之第三十五年，匈奴入上谷、洛陽（今河北密雲縣），漢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龍西

²¹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905。

(今甘肅臨洮縣東)，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漢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復修繕奉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此役匈奴初嚐敗績，為匈漢爭戰中之一轉捩點。

(三)元朔五年(西元前一二四年)，亦即匈奴伊稚斜單于之第三年，匈奴右賢王怨漢奪去河南地，數度侵擾朔方，漢以衛青為大將軍，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今內蒙古狼山一帶)擊匈奴。漢兵夜圍右賢王，得眾男女萬五千人。此次漢雖大獲全勝，但匈奴僅損失右賢王之部分力量，未影響匈奴整個國力，因此衛青班師數月後，匈奴又縱騎入代，殺都尉朱英，漢未立即反擊。

(四)元朔六年(西元前一二三年)，亦即匈奴伊稚斜單于第四年，漢遣大將軍衛青率六將軍，兵十餘萬出定襄(今綏遠和林格爾縣)擊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右將軍蘇延戰敗逃歸前將軍趙信，原為胡小王，降漢，至士兵不利，又降匈奴。漢此次戰役並未獲利；霍去病斬獲雖多，但翕侯趙信降匈奴。

(五)元朔二年(西元前一二二年)，亦即匈奴伊稚斜單于之第五年，春，漢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今甘肅臨洮縣北)，過焉支山(今甘肅山丹縣東南)擊匈奴，得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舍人。同年夏，霍去病又與公孫敖將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今甘肅環縣東南)擊匈奴，霍去病過居延(今寧夏額濟那旗)過小月氏至祁連山(今甘肅張掖縣西南)，得胡首虜三萬二百級，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秋，匈奴渾邪王降，漢使驃騎將軍往迎，盡降其眾四萬餘人，號稱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於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且得以減少一半北地以西之戍卒，專力對付北方。

綜計此次匈奴降漢者數萬人之多，號稱十萬，對匈奴而言，大傷其元氣。尤其匈奴失去河西水草豐美、宜農宜牧之焉支、祁連兩山後，無論在經濟或社會生活上，均受到極大打擊，因此匈奴人悲痛萬分，而作歌謠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六)元狩四年(西元前一一九年)，亦即匈奴伊稚斜單于之第八年，為漢伐匈奴最大一次戰役，收穫亦最多；翕侯趙信降匈奴，為單于畫計，嘗以為漢軍不能度漠輕留，當誘漢兵至漠北決戰。武帝乃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付從馬復四萬匹，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取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出代郡，大將軍出定襄。動員規模之大前所未見，其戰鬥任務編組，係以霍去病為主力，以殲滅單于為務，衛青則

任策應及截擊匈奴之增援部隊。大軍遂出動。

匈奴方面，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漠，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單于遂遠其輕重，以精兵待於漠北，與衛青按戰，匈奴敗走，北至闐顏山（在外蒙古土謝圖汗左旗，一說屬今外蒙古都蘭哈拉山）趙信城而還。驃騎將軍出代郡二千餘里，與匈奴左賢王交戰，得首虜七萬餘級；霍去病封狼居胥山（今察哈爾多倫縣北德爾山）禪於姑衍（今察爾多倫縣），登臨瀚海（今北加爾湖）而還。

經此一役，匈奴慘敗，無法在漠南立足，遠遁漠北，更無能侵擾漢邊。漢則透過徙民實邊，將其農業技術與水利經驗，引進了漠南，使不分荒野或牧場轉為農田。「是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稱贊食，地接匈奴以北」²²。此後匈奴固然慘敗，漢則雖勝亦疲，據《史記》載：「初，漢匈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顧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²³

漢武帝與匈奴的和戰關係的第二階段，自武帝元狩五年至太初元年（西元前一—八至前一—四年；匈奴伊稚斜單于第九年至烏師廬單于第一年），此十五年間匈奴遠居漠北，休養兵馬，少犯漢邊，並屢求和親，漢亦無力大規模遠擊匈奴。

元狩四年（西元前一—九年）一役，匈奴慘敗，徙其王庭於漠北，以避西漢之攻擊；若漢軍深入漠北攻擊匈奴時，匈奴亦可以逸待勞對抗漢軍。伊稚斜單于用趙信之計，好辭再向漢廷請和親，漢武帝採納任敬「使匈奴為外臣」之策，遣任敬使於伊稚斜單于，單于聞言大怒，乃扣留任敬不放。漢匈之間往往互相扣留對方使者。「漢方復收土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²⁴從這段史料可看出，匈奴元氣大傷後，仍希望與漢王朝講和，卻不肯因此而向漢稱臣，態度仍然強硬。若霍去病未死，²⁵漢武帝有可能再度出擊匈奴。

元封五年（西元前一—六年；匈奴烏維單于第九年）衛青死。《史記 衛將軍驃騎列傳》載有：「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²⁶，自衛青領軍圍伊稚斜單于至衛青死，約十四年，西漢未再大規模攻擊匈奴，因為西漢在人力、物力，尤其是馬匹上的損失不少；漢武帝自元狩四年（西元前一—九年）後，基本上便停止了對匈奴用兵，除了因為漢本身人力、物力的損失外，更重要

²²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911；班固《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上，頁 3770。

²³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911。

²⁴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911；班固《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上，頁 3771。

²⁵ 霍去病死於武帝元狩六年（西元前一—七年），死時不過二十四歲。霍去病自元狩四年（西元前一—九年）擊匈奴封狼居山而還，此後直到死時，未再出擊匈奴。

²⁶ 司馬遷《史記 衛將軍驃騎列傳》卷 111，頁 2940。

的是武帝轉而注意其他邊疆事業的經營，派兵征伐朝鮮、西羌和西南夷等處。

伊稚斜單于在位的十三年中（西元前一二六至前一一四年；漢武帝元朔三年至元鼎三年），尤其是最後八年內，遭受到西漢王朝猛烈的攻擊，匈奴損失慘重。直到漢武帝死（西元前八十七年）的三十年間，匈奴雖曾數次擊敗西漢之軍隊，甚至迫漢之將軍投降匈奴，如李陵和李廣利；但匈奴的力量已大為削弱，無法恢復到冒頓時期的盛況，甚至連稽粥和軍臣時期的局面也難以維持。冒頓時期，為匈奴國力的全盛時期，伊稚斜時則是匈奴由盛轉衰的起點。

第三階段，自漢武帝太初二年至征和三年（西元前一三至前九十年；匈奴烏師廬單于之第二年至狐鹿姑單于第六年），凡此十四年間，漢雖屢派大軍遠伐匈奴，卻一再遭受重大損失。匈奴於前階段休養生息後，國力逐漸恢復，而開始與漢爭奪西域之霸權，漢武帝亦想再度打擊匈奴；茲略述其間之重要戰役如下：

（一）漢武帝太初二年（西元前一三年）即匈奴烏維單于死後，其子烏師廬²⁷繼立為單于的第三年，浞野侯趙破奴領兵二萬擊匈奴，全軍覆沒，遂引發了天漢二年及征和三年的戰役。

（二）漢武帝天漢二年（西元前九十九年；匈奴且鞮侯單于²⁸之第三年），貳師將軍李廣利領三萬騎出酒泉，與匈奴戰餘天山，雖首虜萬餘漢兵亦物故十六七，李陵所率五千步兵，因無援軍而戰敗，降匈奴。

（三）漢武帝征和三年（西元前九十年；匈奴狐鹿姑單于²⁹之第六年）春，武帝最後一次征匈奴，規模亦最大；計李廣利率七萬人出五原，商丘成領二萬人出西河，馬通率四萬騎出酒泉；結果馬商二軍無功而返，僅貳師將軍出塞，深入漠北引兵還至燕然山（今外蒙古杭愛山）；匈奴單于知漢軍疲，自將五萬騎遮擊之，雙方死傷甚眾，夜匈奴塹漢軍前數尺，從後急擊之，漢軍大敗，貳師遂降匈奴。

漢武帝經此大敗，創鉅痛深；又以連年出師征戰，勞民傷財，大眾愁，頗思與民休息並下詔「深陳既往之悔」³⁰故對匈奴不復有事，而匈奴亦欲轉戰為和，

²⁷ 伊稚斜死後，其子烏維於武帝原鼎三年（西元前一一四年）繼立；烏維在位十年死，其子烏（一作詹）師廬繼立，因其即單于位十年少，而號為烏師廬單于。烏師廬單于立於武帝元風六年（西元前一五年）。

²⁸ 烏師廬單于在位不過三年即死（武帝太初三年；西元前一二年），其季父响犁湖（漢書作句黎湖；烏維單于之弟，右賢王）為單于，响犁湖立為單于後一年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繼任於單于，時為漢武帝六初四年（西元前一一年）。

²⁹ 且鞮侯在位五年，病死前傳單于位予其長子左賢王，稱為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即位於漢武帝太始元年（西元前九十六年），死於漢昭地始元二年（西元前八十五年），在位共十二年。

³⁰ 班固《漢書 西域傳》卷 96 下，頁 3912。

故常有和親之舉。後元二年（西元前八十七年），武帝駕崩，漢亦不復有如武帝般雄才大略之帝王。

綜觀此階段之軍事交戰，匈奴勝多敗少，西漢則勝利少損失大。此一階段李陵和李廣利的投降匈奴，值得注意，匈奴之大臣貴族中亦有多人降漢武帝；顯然雙方除了軍事上的交鋒之外，亦互用降人。

從匈奴方面來說，他們進行戰爭的目的，絕非漢朝統治者所謂的「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³¹「以盜竊為務」³²。因為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以行盜或盜竊為務或為業，他們生活的主要來源和生存的依據，都是自己的生產活動；匈奴也不例外。他們以牧畜和狩獵為務為業，這才是他們存在的基礎和生活的主要來源。但也不可否認，匈奴在與漢和親的過程中，卻經常背約，侵犯漢邊，虜掠漢民和財物。根據《史記 匈奴列傳》匈奴烏維單于談到：匈奴與漢「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³³。換句話說，你給我公主和物品，我就不犯邊，否則，我就犯邊去掠取。這就反映了匈奴單于等統治者的觀念中具有掠奪的性質。

領土之爭也是匈奴與漢朝戰爭的原因之一。例如，甘肅河西走廊，武帝以前為匈奴領有，是渾邪王、休屠王的游牧地。武帝時征破之，降渾邪之眾，置四郡。匈奴當然是很不甘心的。甘肅境內有祁連山和焉支山皆水草豐美，宜畜牧；匈奴失二山後，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³⁴上述地區的得失和爭奪，當然是匈奴發動戰爭的一個原因。

平心而論農業民族認為游牧民族「性喜盜抄」，源於二者對物權認知的不同：由於草原地區的氣候及農作物生長條件優於沙漠地區，居住在草原地區之游牧民族往往認為農作物係天然成長者，一如森林中之飛禽走獸，誰能獵獲，即歸誰所有，其對物權的認定，以能擁有掌握為主，因此每於秋季穀物成熟時，便「南下牧馬」，奪取穀物，認為並無不妥；但農業社會之人民，則認為所收穀物皆為自身辛耕耘之產品，而對其「南下牧馬」之行為視為「性喜盜抄」，而將游牧民族之存在看作一種威脅。³⁵關於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南侵原因，本論文第五章第二節將有更詳盡的敘述。

³¹ 司馬遷《史記 平津侯主父列傳》卷 112，頁 2955。

³² 司馬遷《史記 衛將軍驃騎列傳》卷 111，頁 2923。

³³ 司馬遷《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913。

³⁴ 司馬貞《史記 匈奴列傳 索隱》，引 西河舊事 段；見《史記 匈奴列傳》，卷 110，頁 2909。

³⁵ 劉學鈔《北亞游牧民族雙軌政制》，頁 142。

第三節 匈奴內部分裂鬥爭及臣服於漢

一、匈奴內部變化及其衰弱

匈奴自漢武帝二十餘年連年征伐後，飽受戰禍肆虐，牲畜死傷極多，民生凋蔽，極以為苦，因此自單于以下莫不欲恢復以往之和親局面，以求和平及與民休息，惜未能如願。

且鞮侯單于臨終時，遺命立長子左賢王，但左賢王在外遲未至，匈奴貴人以為左賢王有病，欲更立次子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到單于庭，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王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左賢王曰：「及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始立為狐鹿姑單于，是年為漢武帝太始元年（西元前九十六年）。

狐鹿姑單于立後，以其弟左大將為左賢王，僅數年左賢王死，立其子為日逐王；狐鹿姑單于立己子為左賢王，此點在匈奴內部遂生怨隙。

狐鹿姑單于之異母弟左大都尉，為人賢能，甚得民心眾望；母闕氏恐狐鹿姑單于不立其子，而立左大都尉，遂派人暗殺左大都尉；既殺左大都尉，其同母兄遂生怨心，從此不肯會單于庭。因而在匈奴內部領導階層間造成磨擦。此外，狐鹿姑單于之子，亦因爭立而離叛。《漢書 匈奴傳》載有：「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左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³⁶等與顛渠闕氏謀，匿單于死，詐擣單于令，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鞮單于。」³⁷ 壺衍鞮單于立於漢昭帝始元二年（西元前八十五年）。

「壺衍鞮單于既立，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³⁸按匈奴俗，諸王貴人長少，歲正會於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城，以祭其先天地鬼神，今二王各居其本處，不復肯會於龍城，顯示了對單于的侮慢與反抗；左大都尉之同母兄既不肯會單于庭，左賢王與右谷蠡王又藉不赴龍城祭以公然反抗權威，可見匈奴領導階層分裂情況之嚴重；儘管此次內部分裂，尚無數

³⁶ 衛律本是長水胡人，但生長於西漢，與漢協律校尉李延年交善，李延年遂薦言衛律出使匈奴，及衛律還，適李延年因罪抄家，衛律恐受牽連，遂降匈奴；衛律對於漢朝的文化及優點知之甚詳，匈奴單于與謀國事。

³⁷ 班固《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上，頁 3781-3782。

³⁸ 班固《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上，頁 3782。

十年後五單于爭立般之自相殘殺，卻為日後之爭立埋下了伏筆，導致匈奴日趨衰弱。此後，爭立問題遂成為匈奴內部分裂的一個主要原因。

匈奴的勁敵，自冒頓至狐鹿姑的一百多年中，主要是西漢王朝。稽粥單于迫走月氏之後，匈奴的東方、西方及北面皆無足以威脅其生存的敵人了。其中，僅有軍臣時代匈奴西方得其助力而復國的烏孫於強盛後不肯朝會單于。然而，壺衍鞬時代的情形就不同了；除了南方的勁敵（漢）以外，東方的烏桓亦逐漸復興，北面的丁零與西方的烏孫更乘機攻擊匈奴，匈奴遂陷入四面受敵之境地。

壺衍鞬即位後，曾側諷漢使者，欲恢復和親，未有結果；但兩年後又南下侵擾代郡，殺漢都尉；由於匈奴三十多年來受到西漢嚴重打擊，加以領導階層分裂而引起國內不安，於是頗懼漢兵來襲。自衛青、霍去病以後，匈奴交戰之戰場多在匈奴的領土內進行，匈奴人少物稀，遭到很大的損失，故「常恐漢兵襲之」。

衛律在狐鹿姑時代，常言與漢和親之利，惜匈奴單于不聽；及衛律死後，匈奴在軍事上數度受困於漢，經濟日漸貧乏，壺衍鞬單于之弟左谷蠡王回想其生前提議，確大有利於匈奴，遂亦主張和親，又恐漢朝不願採納，而使左右側諷漢使者，並減少對漢邊境之侵擾，厚待西漢使者，欲以漸進、溫和之法與漢復修和親之約。而漢自對匈奴之示好深表歡迎，遂予以羈縻。未幾，主和之左谷蠡王死，戰爭復起。

漢宣帝本始二年（西元前七十二；壺衍鞬單于之第十三年），漢遣田廣明、范明友、韓增、趙充國、田順等五將軍率領合計二十餘萬騎出塞；並以常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攻擊匈奴。匈奴聞漢出動五將軍來襲，匈奴老弱逃奔，驅畜產遠遁。次年（西元前七十一年），匈奴人民、畜產因逃奔、遠徙而死亡者，不可勝數，匈奴之國勢遂益形衰弱，怨烏孫。同年冬，壺衍鞬單于自將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回師時會兩雪大作，人民畜產多凍死，生還匈奴者，不過十分之一，丁零乘其勢弱攻其北烏桓侵其東，烏孫擊其西。人民死者十三，畜產十五。匈奴國勢益形虛弱，原有之屬國盡接叛離，遇漢兵分三路來襲，竟無力反抗，自是更嚮往和親，亦無力侵擾西漢邊境矣！³⁹

匈奴自冒頓單于圍漢高祖於百登（時為西元前二〇一年），至此時（西元前七十一年）恰為一三〇年，由極盛而衰弱至此，良可歎也。

漢宣帝節二年（西元前六十八年），匈奴壺衍鞬單于死，弟左賢王立，是為虛閭權渠單于（西元前六十八至前六十年）時天災外患，繼續困擾，匈奴益衰。漢宣帝神爵二年（西元前六〇年；虛閭權渠單于之第九年），虛閭權渠單于死，

³⁹ 詳見《漢書 匈奴傳》卷 94，頁 3787。

右賢王立，是為握衍胸鞬單于（西元前六 至前五十八年）；暴虐好殺，國人不附。左地貴人遂共擁立虛閭權渠單于之子稽侯棚為呼韓邪單于。從此兩單于相攻；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自殺。

二、五單于爭立與呼韓邪朝漢

握衍胸鞬單于立之第三年（西元前五十八年；漢宣帝神爵四年）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擁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薄胥堂者，握衍胸鞬單于之從兄也。

屠耆單于既立，乃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敗走，屠耆單于乃還居單于庭，並立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瞞樓頭為右谷蠡王。匈奴內部分裂情況，從此日趨嚴重。

次年，漢宣帝五鳳元年（西元前五十七年），秋，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揮兄右奧鞬王與烏藉都尉各率二萬騎屯於東方，已被呼韓邪單于。其時居西方之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不察，殺右賢王父子，後始知其冤，又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懼，遂叛去，自立為呼揭單于。

右奧鞬王聞之，亦自立為車犁單于，而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更相攻擊。⁴⁰

因呼揭、車犁、烏藉三單于本是屠耆單于屬下，屠耆單于無法容忍他們自立為單于而削弱了己身勢力，遂親自率軍東擊車犁單于，並使都隆奇攻烏藉單于；車犁、烏揭二單于皆敗，乃走西北，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擁車犁單于。於是局勢由五單于減為三單于（呼韓邪、屠耆及車犁單于）。屠耆單于遂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又敗，再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兵西南留閼敦地。

次年，漢宣帝五鳳二年（西元前五十六年），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兵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結果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之少子右谷蠡王姑瞞樓頭逃降於漢。車犁單于亦東降呼韓邪單于，匈奴五單于爭立結束，暫時又歸統一。同年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之左大將烏厲屈與其父呼漱累（官號）烏厲溫敦皆見匈奴亂，乃率其眾萬人降漢，漢乃封烏厲屈為新城侯，封烏厲溫敦為義陽侯。

當此之時，李陵之子又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於單

⁴⁰ 詳見《漢書 匈奴傳》卷 94，頁 3795。

于庭，然其眾僅數萬人。此時又有兩人自立為單于：一為屠耆單于從弟休句王，在西邊自立為閼振單于；一為呼韓邪單于之兄呼屠吾斯，在東邊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於是匈奴又陷於三單于(呼韓邪、閼振、擊郅之骨都侯單于)之分裂局面。

呼韓邪單于立之第五年(西元前五十四年)，亦即漢宣帝五鳳四年，匈奴閼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骨都侯單于，郅支單于起而應戰，殺閼振單于并奇兵，遂進攻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兵敗走，郅支骨都侯遂都單于庭。

呼韓邪單于既敗，次年(西元前五十二年，漢宣帝甘露元年)，呼韓邪單于從左伊秩訾王之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於漢。郅支單于見呼韓邪單于南面事漢，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於漢⁴¹匈奴之勢已然大衰。

漢宣帝甘露三年(西元前五十一年；呼韓邪單于之第八年)，呼韓邪單于朝漢宣帝於甘泉宮(在今陝西淳化縣西北之甘泉山)，「贊渴稱臣」；漢朝亦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賜其黃金打造之匈奴單于璽，冊封其為匈奴族之最高首領，正式確定了君臣關係，確定了匈奴呼韓邪政權正式歸屬漢王朝，塞北與中原始歸於一統。呼韓邪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⁴²呼韓邪單于及其所部匈奴，遂在漠南難鹿塞外屯駐。

郅支單于於漢宣帝五鳳(西元前五十四年)擊敗呼韓邪後，便引兵西向欲定右地，殺了自稱伊利目單于的屠耆之弟，後聞漢助呼韓邪，自度不能定匈奴，便逸西北，擊烏揭、堅昆、丁令，留都堅昆(今蘇聯境額爾齊斯河與葉尼塞河之間)。呼韓邪單于在漢的扶持下，逐漸恢復起來，便於元帝永光元年(西元前四十三年)離開漢邊，北歸單于庭，人眾稍歸之，匈奴遂定。元帝建昭三年(西元前三十六年)，甘延壽與陳湯發兵攻殺西徙康居之郅支單于，呼韓邪單于遂一統匈奴。

顧匈奴自冒頓圍漢高祖於平城，至呼韓邪單于朝漢宣帝於甘泉，前後一百四十九年(西元前二一年至西元前五十一年)，匈奴自極強而衰微，原因雖多，內部紛爭當屬主因。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之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西域諸國咸尊漢矣。

呼韓邪單于之第九年(西元前五十年)，亦即漢宣帝甘露四年，呼韓邪單于及郅支骨都侯單于均遣使朝於漢，並各有貢獻，漢待呼韓邪單于使厚於郅支單于使，以呼韓邪單于於上年親來朝漢也。

次年(西元前四十九年)，為漢宣帝黃龍元年，春正月，呼韓邪單于復朝於

⁴¹ 班固《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下，頁 3997。

⁴² 班固《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下，頁 3798。

漢，漢「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⁴³宣帝於是年崩，子元帝就位（西元前四十八年）。

漢元帝初年，郅支單于已離開漠北單于庭，向西遷徙；呼韓邪的大臣因而多勸其北歸。漢車騎都尉韓昭、光祿大夫張猛「見單于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⁴⁴從此，匈奴親漢，約有半個多世紀未發生戰爭，出現了「邊城晏閉，牛馬布野」的和平景象。

大陸學者江應梁氏在其所著《中國民族史》上冊中，對於呼韓邪單于之臣服於漢朝，歸納出如下之歷史意義：

「（一）結束了匈奴政權與漢王朝之間一百五十年（自西元前二一年平城之役至西元前五十一年）以來的戰爭狀態，開創了匈奴與漢族和平友好、團結合作的新局面，為匈奴與漢族長期友好合作奠定了基礎。

（二）打破了『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的舊傳統，開辟了我國北方地方政權接受中原王朝領導的先河，密切了塞北與中原的政治關係，促成了塞北與中原的統一。

（三）促進了匈奴與中原地區經濟文化的交流。漢族的先進生產技術和文化可以不受限制地輸入匈奴地區，促使匈奴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更快地擺脫落後狀態。同時也促進了匈奴與漢族間的民族融合。

（四）北方人民獲得長達六十餘年的休養生息，為北方生產的恢復與發展創造了條件。由於漢匈兩族文化的大量交流和兩族人民的頻繁接觸，漢族文化也同樣受到匈奴文化的影響。匈奴馬匹的大量輸入和養馬技術的傳入，漢朝政府與民間的養馬業得到空前發展。」⁴⁵

第四節 匈奴與王莽及東漢之和戰

⁴³ 班固《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下，頁 3798-3799。

⁴⁴ 班固《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下，頁 3801。

⁴⁵ 江應梁《中國民族史》上冊（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頁 133。

呼韓邪自漢宣帝甘露三年（西元前五十一年）朝漢稱臣以來，匈漢關係便和平而友好；例如漢元帝時以宮女王嬙嫁呼韓邪單于為閼氏⁴⁶，即為此種友好關係之表現。漢成帝建始二年（西元前三十一年），呼韓邪單于死，大閼氏長子雕陶莫皋立，號復株累若鞮單于，復妻昭君。自此以後，匈奴為漢藩屬，常來朝貢，相安無事。匈漢雙方的和平友好關係直到西元九年王莽建國才打破；經此約六十年的和平、安定局勢，匈漢雙方的生產和經濟都獲發展，人民安居樂業。「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⁴⁷

匈奴在此局勢安定階段，力量亦逐漸恢復，堪稱其復興時期：由於其東的烏桓此時亦受西漢控制，匈奴與西漢既有臣屬關係，烏桓不敢輕言攻打匈奴，原先烏桓對匈奴的威脅已不存在，而西域諸國之情勢亦然。北方的丁零，本不強大，只在匈奴國力衰弱時乘虛而入，趁火打劫。而今匈奴得西漢之蔽護，力量逐漸恢復，不復以往四面受敵之窘狀。至王莽篡漢，妄圖進一步臣服匈奴後，匈奴與新莽政權的關係遂惡化，使匈漢雙方轉入交戰之局面。

一、兩漢之間，匈奴復盛

烏珠留單于在位之二十一年，⁴⁸匈奴因安定有年，勢力浸盛。漢卻值動亂之時，直到東漢光武帝初年，尚無法恢復西漢時對匈奴之優勢。究其主因，實緣於王莽未能審時度勢，摒棄漢宣以來對等之策，企圖威臨匈奴，遂招致匈奴反擊，兵燹復起。

王莽自西漢哀平年間得勢，乃至其篡漢（西元八年），改國號為「新」後，「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狹小漢家制度，欲更為疏闊。」⁴⁹遂妄圖採行許多改革政策以加強對匈奴的控制，如其造設四條⁵⁰；遣使諷烏珠留單于令其改名；⁵¹命令烏桓不得復予匈奴皮布稅

⁴⁶ 時為漢元帝竟寧元年（西元前三十三年），呼韓邪來朝，自信願媾漢室以自親，《漢書 匈奴傳》載：「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自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下，頁 3803。

⁴⁷ 班固《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下，3826。

⁴⁸ 車牙若鞮單于且莫車死於漢成帝綏和元年（西元前八年），弟囊知牙斯繼立，號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死於王莽始建國五年（西元十三年），共計在位二十一年。

⁴⁹ 司馬光《資治通鑑 漢紀 二十九 王莽中》卷 27，頁 245。

⁵⁰ 見《漢書 匈奴傳》：「及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王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下，頁 3819。

⁵¹ 班固《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下，頁 3819：「莽秦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

⁵²，王莽篡位後變本加厲，強收回漢授匈奴之「匈奴單于璽」改授其「新匈奴單于章」⁵³。

烏珠留單于初對於更換印璽並無意見，因其不知新舊印綬有何不同；舊印稱璽，表示匈漢地位對等；新印不僅稱章，且冠以「新」字，顯將匈奴視為新莽之臣下。待烏珠留單于發覺其間差別，遣右骨都侯欲取回放印時，故印已為陳饒椎壞之。烏珠留單于見故印已碎，亦無可奈何，只得上書請求新莽發給故印。⁵⁴

在王莽秉政尚未篡位之前，即對匈奴堅持宗主國地位，視匈奴為藩屬。烏珠留為避免與王莽正面衝突，而極力遷就，但對王莽之怨恨卻日益加深。待王莽稱帝後，變本加厲；改換匈奴單于之印綬，在烏珠留看來，無異於地位遭貶低為新莽之臣下，遂伺機反抗，遣兵入寇，殺掠吏民。王莽則改匈奴為「降匈奴」，改單于之稱號為「服于」⁵⁵王莽除試圖以均示威服匈奴外，亦嘗試藉財物去分化單于的弟侄們。

烏珠留單于遂宣佈不再承認新莽承漢地謂之合法性：「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⁵⁶於是正式對漢宣戰。王莽雖派將軍領兵分道攻擊匈奴，卻調度失策，致師老無功，《漢書匈奴傳》曰：「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⁵⁷

王莽出兵伐匈奴，始終未能成功，西元二十三年時即為漢兵所殺。王莽死後，更始皇帝欲改採和平友好之方式去籠絡匈奴；更始二年（西元二十四年）派遣劉颯、陳遵出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一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⁵⁸劉颯、陳遵雖與之辯論，單于輿態度依然俱傲無禮，待次年劉颯、陳遵返回長安，赤眉起事軍已入長安，更始也失敗了。

⁵² 班固《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下，頁 3820。

⁵³ 詳見《漢書 王莽傳》卷 99 中，4112-4115：「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複應十二，凡四十二篇。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另《漢書匈奴傳》卷 94 下，頁 3820：「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

⁵⁴ 詳見《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下，3821。

⁵⁵ 詳見《資治通鑑 漢紀 王莽始建國二年》卷 37，頁 248：「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

⁵⁶ 詳見《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下，3823。

⁵⁷ 班固《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下，3826。

⁵⁸ 班固《漢書 匈奴傳》卷 94 下，3829。

綜既自王莽乘政以至篡漢立新，二十餘年間，對匈奴事務之處理，倒行逆施，奸詐詭謀無所不用其極，匈漢數十年間之和平關係，為之摧毀。

二、匈奴與東漢初期之關係及南北匈奴之分立

東漢光武帝劉秀雖於西元二十五年(光武帝建武元年)定都洛陽，即位稱帝，卻尚未平定天下，自是無暇亦無力對付匈奴，他忙於征伐，收編中原境內各地的割據部隊，內戰持續了約十年，至西元三十六年(建武十二年)平蜀，才算完成了統一。平定天下後的一段時期中，光武帝致力於整頓內政，也難以兼顧外事。此時，匈奴不再臣服於漢，而在東漢邊境不受約束，自由行動。《後漢書 南匈奴列傳》曰：「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西元三十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此冒頓，對使者詞語悖慢，帝待之如初。」⁵⁹

自西漢末年王莽專政至光武帝一統中原(西元三十六年)，中原地區的戰事整整進行了二十年，生靈塗炭，國力、生產遭受了嚴重的摧殘；特別是匈奴呼都而尸單于在位的二十八年⁶⁰間，正是漢民族內戰頻仍、軍閥割據之時期，呼都而尸便趁機侵擾漢之北邊，且與部份漢將領勾結⁶¹，其情勢與秦東漢高祖初年時相似。漢光武即位後，匈奴在與東漢的關係上占優勢，此由盧芳彭龐之聯匈叛漢問題可見。匈奴甚至欲仿效漢宣帝立呼韓邪單于般，立盧芳為漢帝。彭龐反叛後，光武本欲率軍親征，經付諶上疏力諫，述名漁陽地緣上近匈奴領土，彭龐困迫時必與匈奴聯合，光武始停止親征。從中亦可看出，征伐彭龐與匈奴有關。

東漢內部的背叛既與匈奴有關，欲安內亦不得不攘外；然而，光武在位時，重點在安內而非攘外。主因在於雙方強弱不敵，漢光武遂集中力量安定內部。直至光武建武二十七年(西元五十一年)，匈奴出現天災、內亂與外患，臧宮與馬武勸光武帝征伐匈奴，光武仍反對，因其認為「北狄尚強」，交戰對漢不利。此即所謂「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漢書》曰：「二十七年，宮乃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中國憂其抵突。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

⁵⁹ 范曄《後漢書 南匈奴列傳》卷 89，頁 2940。

⁶⁰ 呼都而尸單于與於王莽天封五年(西元十八年)即位，死於光武建武二十二年(西元四十六年)。

⁶¹ 如盧芳、彭龐分別於光武建武元年(西元二十五年)及建武二年(西元二十六年)分據安定及薊(今北京)聯匈叛漢。詳見《後漢書 王劉張李彭盧列傳》卷 12，頁 501-508。

驚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⁶²

西漢與王莽均不准匈奴染指西域。但王莽稱帝後在烏珠留於死前三年（西元十年），又發生了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與陳良、終帶投降匈奴的事件。西域諸國遂先後淪入匈奴勢力範圍。由《漢書 西域傳》之記載可以想見當時西域離叛新莽情形之嚴重。

匈奴向西漢稱臣而不擾亂西漢邊境時，西域諸國亦臣服西漢，而少與匈奴聯結。即使有時投降匈奴，西漢亦責使匈奴遣還。但匈漢一旦發生戰爭，匈奴往往設法去控制西域諸國，徵取其物力、人力；而西域諸國之愈近匈奴者，愈易降匈奴。烏孫，尤其是車師與武帝時的樓蘭地區，遂成為西漢與匈奴交戰時的兵家必爭之地。若西漢在西域勢力有所削減，匈奴的勢力立刻會伸張。匈奴雖然經歷西漢的沉重打擊、甚至臣服於西漢數十年，但是漢朝內部一有問題，無法兼顧外事時，匈奴不僅侵擾漢邊，且能迅速伸張其勢力到西域。

西域若為匈奴附屬，則匈奴可利用其物力人力以增強自身力量，同時可以利用此種力量去侵略漢朝。東漢有一時期，北匈奴曾率西域諸國的軍隊去侵略東漢；恰如同甘廷壽、陳湯利用西域之兵力、物力去攻滅郅支單于。此即漢朝所謂的以夷制夷。匈奴之所以爭取西域，也可以說是為了增強右臂；必要時使用這支右臂去攻打漢朝。

匈奴呼都而尸單于力二十八年死（西元十八至四十六年），其子右賢王烏達鞬侯立，復死，由烏達鞬侯之弟左賢王蒲奴立，號蒲奴單于。此時匈奴發生嚴重的天災，「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處飢疫，死耗泰半。」⁶³此為呼韓邪稱臣，匈奴經百年休養生息、逐漸復興後所遭遇最嚴重的天災。蒲奴單于恐漢乘機來襲，乃遣使至漁陽求和親，漢光武帝亦遣中郎將李茂報命。

呼都而尸單于立時，其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為左賢王⁶⁴，呼都而尸單于欲傳位己子，而殺知牙師。顯然匈奴內部又因爭立發生問題。呼都而尸單于之侄比⁶⁵見知牙師被殺，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呼都而尸單于亦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及蒲奴單于立，比益憤恨，密遣漢人郭衡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察其意，勸蒲奴單于殺比，比弟漸將王聞之，馳已報比，蒲奴單于

⁶² 范曄《後漢書 吳蓋陳臧列傳》卷 18，頁 695-696。

⁶³ 范曄《後漢書 南匈奴列傳》卷 89，頁 2942。

⁶⁴ 左賢王者，依匈奴俗，為單于之繼承者。知牙師其人，王昭君之子也。

⁶⁵ 比為烏珠留單于之子，故為呼都而尸單于之侄，為右奧鞬日逐王，領南邊八部，近烏桓。

遣萬騎欲擊比，貝比眾盛，不敢進而還，至是匈奴內部呈分裂之勢，時為蒲奴單于立之次年（西元四十七年），亦即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

東漢光武建武二十四年（西元四十八年），南邊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祖父曾依漢得安，而襲「呼韓邪」之號；此率其部眾至原塞，故書東漢，稱其願永為漢朝蕃蔽，扞禦北虜。光武帝許之，同年冬，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從此匈奴分為南北，呼韓邪單于所領者為南匈奴，蒲奴單于所領者為北匈奴。

匈奴歷史上兩次較大的分裂，其原因都是由天災、外患和內亂造成的。一次是西漢宣帝時，呼韓邪單于在南邊，得漢衛護；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此，後離單于庭西遷。郅支西徙後，呼韓邪北歸單于庭，此時之匈奴，以地緣關係，可稱之為東、西匈奴。西元前三十六年，郅支為漢朝攻滅，呼韓邪成唯一的單于，匈奴結束分裂，歸於統一。此次分裂前後歷時約二十年，較為短暫。第二次的分裂即是比立為南單于後分裂為南北匈奴，不僅分裂時間長，且此後匈奴再不曾恢復統一之局。南匈奴自單于比以後，皆稱臣於東漢。

單于比歸附東漢後，遣使入貢，並請漢朝派使者監護，漢遂於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西元五十年）秋，單于比遣子入侍後，「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驚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⁶⁶東漢派員駐守南匈奴單于庭，監督政務，為匈漢關係一重要轉折點：因此措施東漢不僅能監視單于之行動，且能參與匈奴政務。所謂參辭訟，就是於解決匈奴人民間之爭執時，東漢之中郎將掾史亦參加。漢朝官吏參加辭訟，是單于固有權力受到漢朝介入干預的表現；南匈奴正式淪為東漢藩屬。

東漢控制南匈奴，大致上按照匈奴傳統官制，使分地而治：「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喉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雁門，栗籍骨都侯屯帶郡，皆領部眾為郡縣偵羅耳目。」⁶⁷南單于及其部王所屯居之地，皆為東漢北部之邊境，相當於今之察哈爾綏遠、寧夏一帶。從此，匈漢接觸更形頻繁，兩大民族逐漸融合；匈漢人民雜居，雙方聯姻，使民族互相混雜。晉代五胡亂華中有許多胡人即為這些人的子孫；匈奴人遷居到這些地方之後，受漢族文化影響益深，遂有不少人捨棄游牧從事耕種，使游牧生活逐漸轉為定居生活。

北匈奴因南匈奴受漢扶持，頗為惶恐，亦還所擄漢人，以示善意，並連年遣使貢獻，乞求和親。東漢初以支持和安撫南匈奴而拒北使，後採納司徒掾班彪「不

⁶⁶ 范曄《後漢書 南匈奴列傳》卷 89，頁 2944。

⁶⁷ 范曄《後漢書 南匈奴列傳》卷 89，頁 2944。

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⁶⁸的建議，乃兩遇之，對北匈奴亦賞賜相當。

東漢對南、北匈奴之態度，類似西漢宣帝時對呼韓邪與郅支之政策，一方面庇護南匈奴，同時又不絕北匈奴。但程度上則較禮遇、厚待南匈奴。但東漢之南匈奴有一點異於西漢南匈奴：西漢時南匈奴力微，故稱臣於漢以求漢之翼護；北匈奴亦恐漢助呼韓邪北歸而西徙，南北匈奴皆有所顧忌而未再發兵互相爭戰。然而東漢時南單于歸附漢朝後，自始至終皆請求東漢發兵助其攻打北匈奴，企圖統一匈奴全境。北匈奴亦時時發兵攻伐南匈奴，雙方不斷交戰。

南單于比死於光武中元元年（西元五十六年），其弟莫繼立，為丘浮尤革單于。東漢為了南單于比之喪葬及單于莫之繼立，遣使前往弔祭，並行使冊封屬國藩王之權利。如此弔祭死者、慰賜立者，遂為此后漢朝對於南單于死葬及繼立之慣例。⁶⁹

自光武帝中元元年（西元五十六年）單于莫繼立至漢章帝章和二年（西元八十八年）單于宣死，此三十年間，主要是東漢與南匈奴聯合對付北匈奴之時期。

南匈奴自光武建武二十四年（西元四十八年）歸附東漢後，始終要求東漢發兵助其攻伐北匈奴，由它來統一匈奴各部。東漢不願發兵助南匈奴滅北匈奴，且與北匈奴通使互市，引起南匈奴部下某些人的不滿，欲聯北叛漢。北匈奴對東漢庇護南匈奴，阻礙其攻滅南匈奴進而統一整個匈奴亦深盛不滿。怨恨積久日深，一有機會北匈奴除攻擊南匈奴外，亦入寇東漢邊境，遂成東漢大患。東漢則既不能容忍北匈奴藉口攻南匈奴而侵其邊境，亦不容許南北匈奴復行統一。故最初三方面互有矛盾。

對北匈奴而言，南有南匈奴和東漢，向南發展不可能；東則為烏桓所敗，北為森林，只能向西發展。故侵西域為其生命線，而積極西進，爭取西域。北匈奴附屬了西域諸國後，便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增強自身勢力。在光武帝末年和明帝初年，北匈奴以西域的人力、物力為後盾，數度侵擾東漢西部邊境，東漢不勝其擾，致「河西城門晝閉。」⁷⁰

明帝即位時，東漢經過光武帝十餘年的征伐異已，天下統一；再經過約二十年的休養生息，國力漸咸。面對北匈奴利用西域諸國人力、物力，不斷入寇南匈奴和東漢邊境的形勢，明帝改變了光武帝時期對北匈奴的消極防禦政策和對西域諸國的放任政策，改採積極爭奪西域和東胡諸國，聯合南匈奴攻擊北匈奴的政策。

⁶⁸ 范曄《後漢書 南匈奴列傳》卷 89，頁 2946。

⁶⁹ 范曄《後漢書 南匈奴列傳》卷 89，頁 2948。

⁷⁰ 范曄《後漢書 南匈奴列傳》卷 89，頁 2949。

明帝永平十六年（西元七十三年）發兵擊北匈奴無功後，十七與十八兩年，匈奴與東漢的戰爭主要在於爭取西域諸國。永平十七年（西元七十四年），東漢遣竇固與耿秉出玉門，擊西域，綏服東師前、後王。東漢擊破東師後，使耿恭屯金蒲城（今新疆迪化），耿恭又聯合烏孫消滅匈奴在西邊的勢力，匈奴不甘，次年（明帝永平十八年，西元七十五年）北單于發兵反攻東師。⁷¹當時，屯在前部柳中城之關龍為匈奴偉團，西域都護亦因匈奴鼓動而遭焉耆、龜茲殺害，東師復叛漢，與北匈奴合力攻擊耿恭；《後漢書 耿弇列傳》曰：

「時焉耆，龜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龍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東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眾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共死生，故皆無二心，餘數仁。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對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虜關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⁷²

章帝即位之後，曾於建初元年（西元七十六年），與臣子討論東漢之西域政策，採楊終，第五倫之意見，決定不與北匈奴競逐西域。此時，天山以北已為匈奴勢力範圍，而天山以南的西域交通要道南道，也因焉耆，龜茲的反叛，致東漢勢力難以維持。

由於東漢對西域政策趨於消極，章帝建初元年（西元七十六年），徵還班超，由於疏勒及于闐人極力挽留，班超亦欲遂其立功西域之本志，遂留居西域；使東漢在西域南道的勢力得以維持，並能逐漸延伸至北道。後來焉耆為班超所攻破，西域再度受東漢控制。

東漢章帝章和二年（西元八十八年），南單于宣⁷³死，單于長子弟屯屠何立為休蘭尸逐侯鞬單于。是年，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南匈奴見北匈奴日趨衰弱，欲乘機攻滅北匈奴，南單于屯屠何遂上書東漢，建議胡漢聯軍，共破北匈奴。時章帝崩，竇太后秉政，以此問計於耿秉，秉認為「以夷伐夷，國家之

⁷¹ 詳見《後漢書 耿弇列傳》卷 19，頁 720。

⁷² 范曄《後漢書 耿弇列傳》卷 19，頁 721。

⁷³ 章帝元和二年（西元八十五年），南單于長死，單于汗之長宣繼立，南單于宣在位三年，死於章帝章和二年（西元八十八年）。

利，宜可聽許」⁷⁴；會太后姪竇憲亦自請擊匈奴以贖死，遂於是年（西元八十八年）冬十月，以竇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以執金衛耿秉為征西將軍副之，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

東漢和帝永元元年（西元八十九年），東騎將軍竇憲將軍伐北匈奴，同年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與南匈奴、鄧鴻會師涿郡山後，分兵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北匈奴單于遁走；追擊諸部，竇憲、耿秉出千餘里，登燕然山（今外蒙古杭愛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東漢威德而還。

胡漢聯軍出擊，大獲勝利；北匈奴經此襲擊，勢力益形衰弱，次年（西元九十一年）竇憲乘機欲滅北匈奴，出兵圍北單于於金微山（今外蒙古阿爾泰山），大破之，獲北匈奴單于母閼氏、名王以下，五千餘級，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將餘眾數千人止於蒲類海（地當今新疆鎮西縣西北，金名巴庫勒泊），東漢和帝從竇憲之言，立於除鞬為北匈奴單于。

次年（西元九十三年），東漢和帝永元四年，東漢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北匈奴於除鞬印綬，立之為單于，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時值竇憲伏誅，北單于於除鞬遂於永元五年（西元九十三年）自叛還漠北，東漢出兵追擊，斬於除鞬，破滅其眾。⁷⁵

值得注意的是，耿夔之征伐北匈奴，對於匈奴民族的遷移及其與鮮卑同化，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他。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⁷⁶此對蒙古高原的匈奴為相當沈重的打擊：北單于戰敗遁逃，留在蒙古高原的匈奴殘眾，群龍無首，復為鮮卑乘虛而入，占領其地，遂使匈奴無法復興，而留居該地的匈奴殘餘，亦不得不自號鮮卑，與鮮卑族同化。南匈奴則逐漸與漢族同化。離開故地西徙的匈奴人，不得不更往西遷徙；北匈奴自於除鞬以後，勢衰力微，但並非由此滅絕，許多北匈奴人因鮮卑入居其故地而移居今準噶爾盆地一帶，再輾轉西徙及於歐洲。

北匈奴的崩潰，使南匈奴在政治上和人力物力上取得空前優勢，得到暫時、表面上的繁盛。因為北匈奴在南單于屯屠何時代降難匈奴的有二十多萬人，甚至超過南匈奴原有人口，使南匈奴在蒙古高原、西域地區，成為東漢以外，唯一具有重要影響的勢力。然而屯屠何企盼藉東漢之助，以達成其「破北成南，並為一

⁷⁴ 范曄《後漢書 南匈奴列傳》卷 89，頁 2953。

⁷⁵ 范曄《後漢書 南匈奴列傳》卷 89，頁 2954。

⁷⁶ 范曄《後漢書 烏桓鮮卑列傳》卷 90，頁 2986。

國」⁷⁷的野心卻未能實現。東漢後期，南匈奴除了無法獲得其內部的絕對控制權（一統匈奴各部）之外，對東漢王朝更喪失了完全獨立的政治地位，只能作為東漢的藩屬存在。不過，南匈奴一時不能忘卻以往獨立國家的地位，東漢也一時不能克分駕馭此從前之強敵。終漢之世，南匈奴時叛時服；東漢派駐匈奴之官吏時常失誤，北部與西北邊境烽火時有所聞。但是此一時期中，無論是匈奴內部的動亂，或是漢匈間的交戰，皆為暫時性，局部性的，不再構成西漢及東漢前期般大規模的戰爭了。

至東漢靈帝中平元年（西元一八四年），黃巾起事，天下大亂。南匈奴也在戰亂之中扮演著自己的角色，有時參加反對漢朝的行列，有時又保護漢天子。

⁷⁷ 范曄《後漢書 南匈奴列傳》卷 89，頁 2952。